



審巖文集卷二

秦安楊于果碩亭氏著

孫敦基樸山

會孫繼曾復齋編輯

收藏

記

序

行狀

墓誌

誄詞

祭文

修沙市石駁岸碑記

代

荆郡東南十五里曰沙市即古江津也地當通衢商賈之所走集千艘委輸百隧殷賑於楚號為巨鎮而南頻蜀江倚堤為固按宋史河渠志慶元三年廷臣以熙寧中鄭獬所修沙市堤地本沙渚每遇漲潦沙水相盪動輒摧陷乞

發卒修築其故基今在市西縣互十餘里距江尚遠而熙
寧舊堤不可辨識今堤西自觀音寺東抵青龍觀延袤四
百七十餘丈乾隆五十三年萬城堤潰決

純皇帝發帑金二百萬與萬城堤同時修築嗣因南岸沙

洲淤高逼水北趨浸灌堤腳漸次冲刷劉巷

有劉節愍故宅舊稱劉大

人巷今俗名劉大巷及通濟橋以下洄流灣環鏤齧形如偃月濱江

居民貧不能徙者僅存半屋孑立數椽於危碕之上日夜

恐惴於是市之大姓巨商咸願捐貲以資捍禦而築事有

三堤名有五衆論未協以故事寢不行嘉慶丙寅值皖江

稼門汪公節制全楚公勤恤民隱凡有關於民事者莫不

籌辦而尤加意於堤塍灑沈澹菑溥惠澤國其經畫具見

於所著水利篇中丁卯春初公適以事駐節荊州知沙市

堤工未舉卽親詣其處沿堤上下徒步察勘以爲江濤洶

湧非木龍所能殺其勢依古人塢流之法而易之以石始

足以扞洪波而抵駭浪功簡則無濟於事費鉅恐不足於

財爲之覘水脉察地形度險奇審緩急約其工用授以方

畧於是羣論息而人心奮維時前守林君緣事解任余暫

署荆篆面承指畫董司其事四閱月而劉巷之工竣築石

堰二十五丈底面折寬五尺歷夏秋雨汎水不泛濫已有

成效其自通濟橋以下未及施工而貲用告匱余亦隨卸

荆篆每以不獲歲事爲憾戊辰夏余補授荆郡歲終抵任

甫一月而恭膺

簡命觀察荆南三郡以荆守未至兼攝府事竊喜前此未
竟之緒庶幾藉以觀厥成蓋亦有數存焉乃召集首事各
紳士共議僉以爲自通濟橋至康濟橋計長一百零二丈
中間自七里廟至王家巷長四十二丈最爲險要定議先
築石堰工竣再於池東補築八丈共五十丈高廣與劉巷
堰相埒足資捍禦又於埠頭礮姜礫十九層起運商貨以
便保護堤身其石堰上下五十二丈排釘杉椿以竹落盛
小石作成坦坡尤爲穩固均如所議訂期於二月上旬興
工六月既望各工具畢是役也不請

國帑不賦民田不假手於胥役不吝顧於人夫而巨防峙
然資固出於衆力而要非大府之擘畫周詳無由奏績竊

嘗思其名義稽諸圖經以謂劉巷以人名江水浩瀚安從
得有橋名其故老云市南向有夾河夾河者蓋南宋吳獵
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以東匯
沙市者也夾河以南距江尙三四里其間通闌帶闌不異
今市作橋夾河上以通往來年五六十歲人猶及見之數
十年來夾河已爲大江所拜而南三四里之塵肆巷陌悉
付波流今自通濟橋北至市門尙不盈二里鑒往昔以思
來茲使人心悸然則此堤之修其事曷可緩而此堤之成
其功顧不偉歟不可以不記於是記其料凡用條石若干
觔杉椿若干根小石若干方記其工凡用匠若干名夫若
若干名記其費凡用銀若干兩捐貲人衆不能備書其首事

則郎中毛承先舉人任鏗鄧貽穀鹽知事鄧貽暉州同王國賓千總銜易洪緝六品頂帶鮑照八品頂帶齊學文生員鄧貽訓胡志瑛黃廷森等其移宿工所曉夜督催不辭勞瘁者則理事同知慶禧其曉警獎勵令供事諸人孜孜不倦以底於成者則余與署江陵縣程永冽有微勞焉嗚乎河渠溝洫遷固不言治水之方後人或議其疎茲特述其顛末詳其工用揭諸石誠以江水遷徙無常俾後之覽者有所規仿聊備採擇豈敢以盛業自詡希垂名於奕禩哉是爲記

健銳營右翼長巴圖魯富公援漳碑記

國家承平日久疇育舍宏庶類繁昌羣黎狃於逸樂罔知儆惕迺有姦民煽構嘯聚徒衆焚掠城邑嘉慶元年起事於丹水之陽醜類漫衍所在蠢動二月二十八日攻陷保康城保康距南漳二百里一晝夜可馳而至當是時城內營兵不過二百人藺石渠答一切守禦之具猝不及辦人心洶懼日夜嬰城固守三月六日賊衆果大至約二萬餘人屯於城北之鳳山布長圍焚東西兩郭煙燄蔽天漳城爲襄鄖邊南要道賊志必欲陷漳挾我籬藩官民荷戈登陣計惟效死勿去更無他策時方有事湖南適將軍舒公駐師襄陽富公以健銳營翼長從軍聞漳警請分兵二百

人援漳城既得請卽鞬橐上馬引兵就道初六日晡時抵城東之土地嶺距城僅三四里見賊衆依山結營公卽招集士民得五六百人諭曰賊衆兵寡彼若知我虛實勢必分道邀擊恐難取勝乃令文生王誥武生聶現爲左隊職員熊柄民壯趙采爲右隊各領鄉兵先行官兵在後不令賊見分七行以進賊心易之以爲是皆扶犁者何能爲遂直前薄戰鄉兵分隊約後公乃縱馬突出土卒爭先器械鮮明賊不意官兵之猝至也又不知多寡登時驚潰公奮勇追殺殪十餘人敗之於單家莊公乃振旅入城與左營游擊賈君邑令李周視城垣曰西北磚牆墜裂賊勢尙強夜必從此撲攻令兵傳餐少憩各整備以待漏三下賊果

悉衆攻城西北戴笠負草設木梯數十蟻附而上萬聲齊呼山谷震動公神色自若指揮官兵毋得妄動投石發機皆無虛發公自挽強弓連發百矢斃賊甚衆時北鄉士民田國銓胡士蛟等偵知公已率兵來援集義勇二三千人於初七日從賊後掩至公卽引兵出城前後夾擊遂大敗之於鳳山賊衆引去又追敗於孝兒寨東慶等處斬獲無算賊勢窮北走公躡蹤尾追一月之中接戰數次賊遂遠遯漳城獲全於是漳之父老士庶羣相慶曰吾儕亦猶知故事傳燮之失漢陽也城圍而援兵不至張巡之失睢陽也城陷而援兵始來日前賊黨肆虐籍令公不來吾漳其能保乎公來而延緩數日吾漳其能保乎今吾儕婦孺偕

歡廬舍無恙伊誰之賜而敢忘其德公倉猝啟行不獲申
琚玖之報我漳人益疚於心於是具述其事蹟載之貞珉
俾後之觀者知我漳人之遇變而能生全者惟公之故庶
幾奕禩子孫永戴公德於勿替而隳淚之碑不獨在峴山
也公喜讀書與賊交鋒畢甫投戈卽展卷吟哦自奉儉約
例支軍糈外上官餽餉悉以分賞士卒土人偶有獻遺慰
勞而遣之不肯受邑侯爲設饌則曰軍士皆糲食我何可
重肉固卻之孫子云將必知信仁勇嚴公其無愧焉公名
富廉字樸庵滿洲鑲黃旗人其代系不具悉聞公之昆仲
皆沒於國事蓋世篤忠貞云是爲記

陝西鎮總兵三德公追勦逆回秦民紀績碑

乾隆甲辰夏四月逆回蠢動趨煽黨惡鴟張豕突五月乙
丑陷通渭城甲戌走伏羌伏羌城堅不可破戊寅賊衆南
奔窺秦川值陝西總兵三公德提山南勁旅奉檄會勦至
秦安縣西之雲武山與賊接戰殲賊二酋賊驚阻守次日
復合戰賊衆大潰尙二千餘人辛巳夜漏初下由縣西涉
河直抵城下城上守備嚴警賊卽宵遁黎明至縣北十里
之峽口方謀休衆歛賊騎謀至曰陝西兵大至賊喙息驚
逸亭午三公率兵至詢賊消息卽以輕騎追躡其後癸未
賊奔徐家城六月甲申入靜寧州界會大學士阿公總督
尙書福公督兵戰賊大潰散餘衆入保石峯堡

王師合圍七月上旬破石峯堡賊衆悉平賊始起於平涼之鹽茶廳經過州縣曰靜遠通渭伏羌靜宜州與秦安而五通渭已被陷餘者環城屋宇焚掠一空以至四野邨落妖氛所至無不大肆蹂躪獨吾邑城郭完聚士民不驚於是父老僉曰此三公之力也秦之城不堅於通渭秦民之衆不加於他邑且夙無駐防器械不足而賊竟帖然潛遁不敢肆虐者以陝西鎮兵追躡之故今日父子相保田廬依然果誰之賜也相與手額以祝用鐫貞珉以志不朽焉至殲滅賊衆則有阿公福公其功烈炳耀自在國史固毋俟草野之紀述也公名三德滿洲人納爾珠噶巴圖魯爲陝西總兵官

荊州育嬰堂記

代

余讀宋史理宗紀淳祐九年正月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嬰兒後世郡縣育嬰堂之設殆昉諸此荊州之有此堂不知創自何時乾隆五十三年大水堂宇漫淹屋材漂沒以需費較多久未修建嘉慶十一年歲在丙寅前守曉岑林君雅意興復曉譬各商輸白金六百餘兩旣購料矣而緣事解任值周春帆太守蒞事復捐養廉銀三百兩別置地基經營規畫堂廡廚匳一切畢具未就事而調任武昌余以戊辰七月來署郡事因得悉其本末以爲堂雖設而弗克收養虛名焉襲其名而不稽其實踵其事而不竟其功不惟心所難安且慮夫數

年之後並此堂而廢爲曠土則前此之綢繆拮据悉歸以有是何異委千金於虛牝爲可惜也獨居深念密爲籌畫收養名數初難懸定每月以二十名爲率計所需乳媪賃錢以及茵襪醫藥胥役請受非四十金不可而舊置經費歲不過百餘金因與縣尹呂君商酌每月各捐白金十兩三衛公捐十兩共三十金並舊置經費約敷支用且議定章程十五條詳明各憲立案以期永久遵行云或者謂史傳所記凡棄孤不舉者非風俗之荒陋卽際會之艱難苟有治民之責者誠能平其政修其教使萬物各得其理各遂其生以至天札不作殯殮無聞蟲且能天而况屬毛離裏之親其忍以遺跡棄之乎如是則育嬰之堂雖不設可

也然側聞仁人之求治也如張弓然下者舉之不足者益之書曰如保赤子如赤子者非赤子也非赤子而以赤子保之赤子而顧可無保乎是政不可不平我不敢知曰吾政已平教不可不修我不敢知曰吾教已修矧夫村墟草莽之間呱呱者間亦時有是棄孤者未必非政教之有缺而補之救之亦可以釋吾心之憾育嬰堂之設不可謂非平政修教之一端也荆郡楚故都試以楚事言之穀於菟賢令尹也藉令棄雲中而不舉郢中安得有良彌儻吾育嬰堂中有若人在焉不較勝待乳於虎哉此又事之不可知者也所望後之守此土者共貞此義毋貽政猛於虎之誚云

士咸尊爲楷模焉蓋自設館以來四十餘年懇懇弗懈以故成就爲最夥而諸弟子亦依戀深恩歷年而情彌篤乾隆戊寅某解組歸田後先生亦頽然老且病而治菴趨西以宦卒靜菴旋里亦卽逝嗚呼諸君不勝宿草之痛先生之教思無窮久而弗傳何罪如之耶於是伐石樹碣以誌不朽屬辭之餘不禁百端交集也先生諱必昇字騰若號柏亭增廣生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子三長輝譜丁卯舉人次承譜庠生次紹譜歲貢生幼孫五六人皆能讀書次子之子慶綰辛卯舉於鄉人共目爲國器殆先生之遺澤所致也

天然塔記代

天然塔在宜郡東南十里莫詳其所自始舊基僅二級頽廢水裔其稱建自乾隆十年者蓋博學士何君考而得之云余以乾隆甲辰補東湖縣令結習未忘簿書之暇樂與賢士商推文義較其資蘊袁山松所謂山秀水清類產儁異信不誣也顧

國朝以來掇科名者寥寥不過數人深爲惜之形家言塔處輿地占文明不宜棄邑人士僉以爲然謀釀金增修會繕葺學宮力不暇及歲在辛亥學宮歲事余尋攝篆鶴峯州越二年癸丑十月中旬余還自鶴峯舟次荆門之麓啟篷遐矚塔則巋然聳峙於大江之北工已竣矣向與往還

諸生攜榼遠來會觴余於塔下酒酣詔諸生曰爲學之道
端在此矣有基而弗修終歸荒棄志定於崇朝業專於精
進數十年未竟之緒不三載而觀厥成此在人之自爲耳
豈真有天然之塔哉崇功廣業亦可以憬然悟矣科名之
得失猶爲後也東湖古峽州地名賢往哲流風具在願與
諸生共勗之是爲記

党節婦墓碑記

節婦姓侯氏儒童党積德之妻生十九年而嫁越五年而
寡守節三十七年而卒既卒之三十五年大憲始循例上
聞得

旨旌表時則乾隆三十八年也

命下之日咸謂節婦之心慰矣嗚呼是烏足以識節婦哉
按狀節婦清門淑媛夙嫻內則其于歸也姑已辭世所遺
小姑七歲叔僅五歲耳節婦盡心撫育曰吾不及事姑使
童孺得所姑心慰矣迨夫故時遺子甫三歲節婦雉經幾
絕以救得甦翁曰汝卽死奈此藐孤何於是乃茹悲含痛
強啜飲食家故貧勤績紡以佐甘旨子稍長教之讀書少

忘卽加以筆楚曰汝不才吾奚以生爲其督責約束如嚴
父然無何翁卒子亦相次歿節婦上奉繼姑下育孤孫十
餘年備嘗艱苦至於衰白而不稍懈嗚呼節婦之心可謂
苦矣此豈以寶榮名哉義之所在死生以之祇此古道片
石俾百世後過斯地者曰此古節婦之墓而肅然以敬如
此而已於節婦又何加焉

遊玉泉觀記

玉泉觀者秦州之天靖山也峯巒律翠林壑深美蓋巨觀
也山自城北迤邐而西翠柏蔭翳天光一線行不數武而
山勢忽豁乃有仙橋凌空構木飛渡其下湍瀨激石潺湲
鳴咽西望林表隱見古亭縹緲掩映于樹影參差中而杳
不知其處由是而北洞天寶龕往往而有地愈高望愈遠
俯視城中茅宇撲地人烟周匝夕陽秋水明滅林外加以
冷風送善蓋飄飄有凌雲之想矣然後攀絕壁躡懸崖幽
泉澄清澗洞汪洋蓋邑人所謂玉泉而州乘所謂天池也
峯迴路轉乃有野亭挺然迥出樹杪頓覺襟胸開拓耳目
一異吁疇昔之見者非此亭耶今乃至也已疇掃石而坐

傾壺而醉酒酣之餘製以爲記俄而茶烟微清殘照依稀
興盡而返猶覺水聲泠泠在耳

致和堂序

乾隆戊戌之春蒲生錫桓營新宅既五月而落之名其堂
曰致和余曰何謂也生曰桓生十有九年而孤受誨於母
氏桓有二弟季尚少仲弗能業儒爲賈愿而慙年少而能
立皆桓母之教也桓思致和以終慰母氏之勤劬名余堂
所以自勵亦以勵二弟也余聞之而瞿然曰生之志誠善
矣余無以益生不知生所謂和何如也其在易曰家人嗃
嗃非和也然而吉矣婦子嘻嘻和也然而吝矣易之道豈
戒家人以和而教以不和哉蓋所謂和者自有道也初九
曰閑有家悔凶初九者長子之象也必閑而後家道成也
又在於六四曰富家大吉六四者與初爲應者也四入與

為工為近利市三倍生二弟似之各執爾業無隙所事和之至也反是則為睽矣可不戒哉生曰桓讀秩干之詩矣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此考室而戒及兄弟也蓋言和也又讀常棣之詩矣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夫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由兄弟而推及父母也蓋和之致也桓知和之美而不知所以和也今益矣今知所守矣余曰善本之易以析其理本之詩以履其事本之聖言以致其極嗚呼至矣於是乎家道成而雍睦作矣錫桓余門徒也故勗之以此

庭林堂

誥封奉直大夫馮太翁會五先生八表榮壽序代

嘉慶辛酉之歲余奉

命視學楚北時吾鄉馮星寔先生作牧荆門荆門領二縣當孔道政事殷繁匪幹材不能勝其任蓋特選也聞其太翁會五先生迎養在署自念以粉榆後進早隨杖屨識其儀範即欲登堂拜謁載瞻魯山之睂宇而格於功令未能也間歲余以艱解任道出鄂渚淞人之宦楚者猥以枉存從容語次因及鄉閭之長者僉曰會五太翁碩德耆年楚省十郡守正欲丐君文奉觴致慶今倉卒無及已余曰是不然太翁壽且未艾請俟諸他日吾固知之矣今年歲在丁卯僚友等以書抵余曰會五太翁年八旬矣十郡守將

稱觴君知其必壽必能道其所以壽請如曩約余曰吾何知吾以事理決之而已傳曰恭則壽又曰樂易常壽恭也者非須爲遜順也盡其職無忝所司然後謂之恭樂易者非簡畧也慊於心不忤於物然後可言樂易太翁爲吾鄉舊族幼習舉子業天資穎異然每試輒不利慨然曰仕宦須及時耳安能久事此哉乃援例捐州佐籤發闈省借補沙邑尉襍被之官曰典史固微員然既獲升斗祿卽不敢妄有建白守狂狷察姦宄是我專責寔不當自効也於是悉心經理凡一切刑具輕重大小必如制囚人衣糧漿飲視其寒燠早晏必以時防匪緝奸督理維勤如是者十五年四境之內桴鼓不鳴太令資其匡襄士民亦陰受其德

嗣以星實作宰巴東屢請迎養乃解組來楚值嘉慶元年邪匪滋事擾及縣境巴東爲楚西境與蜀接壤防禦宜周太翁寓居省垣馳書誠之曰軍需國家大事糧餉兵食所關堵防民命所係各當竭力圖報以畢吾志其盡心於政事有如此可不謂恭與太翁之生父曰漢臣公漢臣公昆仲三人長曰良臣公卽太翁之嗣父也太翁甫六齡卽出繼遭漢臣公喪凡棺斂葬祭之具無不出己資以勸事且爲諸姪謀婚姻奠室家不異所生性慈惠遇人困詘爲之多方周濟必得當而後卽安以故內外無閒言此詩人所謂豈弟也非樂易與太翁之制行若此吾所以知其必壽也以此言爲太翁作舞鳩之辭太翁其欣然引滿一觴也

爲我更語星實勉爲循良以顯楊太翁之大德余羈宦春
明未獲鴈序諸郡守之後儻異日休沐歸里茂林修竹之
曲尙思洗酌若酒爲太翁進百歲之觴

余魯齋七十壽序

乾隆甲辰之春余偕計北上遇魯齋先生於道次客館岑
寂相與浮白破悶因出其所作小像以示亭軒敞闊置繩
牀其中上敷桃笙竹簟先生科頭跣足拈念珠跌坐檻外
蒔芭蕉紅蘭蔚然森秀後書名人題咏且數十百首未能
遍覽遽爾分岐明年七月余歸自都門晉謁邑侯復遇先
生於縣署歡然道故其神思清冲居處閑雅蓋宛然畫圖
中人也吾於是有所以識先生之性情矣今年九月邑士庶
合詣余曰先生三入縣幕其經畫贊理實有大造於我人
我邑人歌縣侯之德敢忘先生之勤劬今先生壽登古稀
願丐一言以爲祝余以爲先生之壽先生自具之余又奚

言蓋嘗持性命之理以推事物之緣其得者往往過半而其說亦復可信於天下其性之軒翥者其人之遠到者也其人之謙約者其人之豐泰者也有文淵之性是以有文淵之功名有祖約之性是以有祖約之殷富今先生學宗申韓而其意態閒遠穆乎與古為徒是其性然矣夫物之貞者其體完物之靜者其年永由斯以談即使其媿松喬而歧羨門何多讓焉而余又奚言雖然壽亦何嘗亦視其人耳絳縣之老人壽矣而不免於役帶索之啟期壽矣而不免於貧先生為閩閩名家簪纓代承而其隱德所積子孫竹立蘭茁知方來之福且猶未艾此旱麓之詩所以咏壽考而申之以福祿也斯誠足為先生慶也頃聞先生倦

於遊每對秋風輒興鱸魚之思余不善人事薄有烟霞之好從此却去三十年婚嫁粗畢方擬策蹇敖游訪天臺瀑布之勝倘遇先生於遠公社中當為更進百歲之觴且欲訪白公故事繪圖以示後人俾見者咸知余言之非誣也至先生之籌畫經濟具見於酬邊集中先生所著識者自有以觀其深矣

誥封朝議大夫王太老先生暨德配秦太恭人七

蓋聞國重耆年福先壽考柏臺識刻術豔少君仙李蟠根
人驚老子然而閩苑見唾於司馬靈光寄慨於蘭成雖獲
遐齡難言戩穀若夫韋賢家範經遺子而克成伯業髦期
德與年其偕進夙著純深之訓頻聞溥利之言稽甲子於
唐墟數已羸二稟庚申於清夜彭寧畏三旣人地之竝高
亦修名之罔玷是以考龜江左識淮水之常清稱兕公堂
見豳風之宛在恭惟某翁王太老先生者我西園公祖大
人之尊人也烏闕名族青箱世家敎承鯉庭養侍槐市坐
寒氊而虛室生白欣依有道之人稟家學而髫齡解元共
識名父之子旣文旣博肯構肯堂早著譽於文壇旋蜚聲

於鬻序孫楚則聲華籍甚潘安則藻采風流豹隱霧而寧
藏龍躍淵而自試一揮藤角散珠玉於銀毫九踐槐花漏
珊瑚於鐵網於是聚徒授講設帳設經重繭尋師人聞風
而益進抽絲析理我樂此而不疲問字者幾百人信名教
之足樂達材者數十輩寧吾道之或非愛日樓邊競識下
惟之處重陽閣畔居然通德之鄉然而河汾門徒不乏薛
賈漢代儒者端歸向歆蓋長松當有清風而昆圃自饒美
玉我西園公祖大人以焜熿之巨閥兼超軼之奇姿厚澤
涵濡士雲則無慚先烈清門積習仲郢則饒有父風既世
德之作求羌敦行而不怠驚才絕豔恆爲時輩所推充實
光輝直以古人自命文成錦繡品重圭璋名標春榜職任

西曹既著望於粉闈旋晉階於烏府上封事而霜凝白簡
飭紀綱而風肅黑貂此已事之彰明久傳人口惟邇來之
政蹟更獲民心隴右窮邊夙稱貧瘠天水古郡事號冗繁
我公祖攝篆茲邦究心善政進父老而申喻屏胥吏而弗
庸蝨役無所滋其奸齊民賴以安其業愛養深於卓茂催
料拙於陽城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惟誠之故曰暘而暘曰
雨而雨匪德奚由加以仁厚之資既本諸天惟平反之訓
復誠以民晷以故德洽萬人爭挾百錢以進政成半載歡
騰五袴之歌蓋太先生之典學始終實光前而啟後而我
公祖之歷敷中外乃移孝而作忠惟此秦民久沾大惠敢
緣讓善之義用申祝嘏之誠親武公有斐之儀莫不思賡

菜竹移東哲長生之頌何妨代補白華秦太恭人淮海名家清門叔女夙嫻內則雅協婦儀主蘋繁而克儉克勤司酒食而無非無議舉案效齊眉之敬脫輿無反目之嫌昔歲官物封還曾何殊於陶母今茲長途就養迺曲慰乎歐公觀女士之是釐誠祥和之所集上元節屈壽讌初開傳到黃柑偕蟠桃而竝進皤然白髮占絲繭而欲顛

紫誥聯翩瞻木鳳於天上綵衣璀璨舞銀魚於膝前真盛世之完人信天倫之樂事况夫蘇瓌有子雋尹體親仁風遠揚厚德彌著私祈者不惟萬口夢錫者豈僅九齡又何必攜金龍之雪衣做瓊笈之金液而後享長算躋大年也哉余畧睹遺編屏居下邑自知禱昧未登元禮之門外荷

併蒙竊稔名公之德學慚半豹委舊業於塵氛緘接雙魚睹名公之藻績才既疎於短引心益恍乎大巫特是念切揄揚遂忘撫掌聊申悃悃惟取愜心預想十二樓中他時曳杖容與之老定知三千里外尙有瞻望頌禱之人

張母蔡孺人六十壽序

蓋聞彤管揚芬素章絢矣青琳構宇白首矐然紫翠丹房
 仙風穆乎自遠蘭儀玉度婦道宛其可師是以禮記曲臺
 重姆教之四德疇分洛水首耄年於九章含美 行既
 臻於宛順在心論治壽益顯其貞純豈徒以玉液瓊漿空
 矜盛事瑤函玉管漫冀遐齡也哉張大母蔡孺人者凝承
 先生之德配也系出名門家稱世德陶元明之雅韻用慰
 閒情左太冲之新詩曾傳嬌女蘊蕙蘭之殊質懷琬□以
 為心雖經史未窺遜豔才於謝絮而組紉特妙媿神號於
 薛鍼敦女誠之七篇著賢聲於三族夢雞兆瑞早占異祥
 射雀於屏爰諧佳耦迨夫奠雁成禮御輪始歸修甘旨而

奉尊嫜謝鉛華而議酒食養直同於青鳥詩則咏夫白華
頻傳獻菹之賢詎有蒸梨之失若夫相夫有道從命無違
脫輻戒反目之占舉案尊齊眉之誼明星散采雞鳴戒以
夙興樛木興歌葛藟樂其逮下體郝鍾之禮法嗣任姒之
徽音是以德積壺中固無攸遂而聲昭戚里共樂抃揚歲
在攝提日躔大火惟元月中澣之末際孺人初度之辰添
東海之籌嶽降以來裁周甲子考南極之次秋分而後早
見丙丁於是粉社懿親蓬瀛仙客獻錦屏而致頌攜椒酒
以攄忱並思贈言各申祝嘏侈蟠桃之實歲紀三千援上
古之椿時經八百果則號以延壽人則擬諸大年其詞似
不於義鮮當若夫塵蜚玉屑田校牙籌橘植百株竹封千

畝瑤環玉珥被服飾之華綠髻蒼頭供使令之役此固箕
疇之次及然亦君子所弗該或謂凝承先生生鮮弟昆情
篤姊妹孺人曲承厥志內助有方相宗祠之蘋蘩蒸嘗罔
缺持名家之門戶扃鑰維嚴兼之羹問小姑柔嘉可則義
詢伯姊勃谿不形遡疇昔之芳徽實近今之淑媛是固然
矣猶有說焉夫德爲福基慶由善積行不孚於里黨天宥
錫以純嘏孺人未到白頭早歌黃鵠奉慈親於堂上鶴髮
雙垂顧弱子於膝前魚燈羣聚念靈修之顧托叢大事於
孤嫠雖珠樹有三丁零未免而雁行無二辛苦難支孺人
外睦宗族以婦道而兼子道內勤色養變戚容而爲歡顏
人有孝婦之名舅忘無兒之痛泊乎百年厭世二老繼終

感烏哺之無從卜牛眠而偕吉銘旌丹旒題湊黃腸莫不窮好極堅盡情稱美非有過人之性詎能蹈禮若斯實大節之攸關非虛文之是飾至若凌晨畫荻永夜鳴機訓鍼帚於香閨課詩書於皂帳桓家兩女人稱兩龍薛氏三男或號三鳳遂令九原可作不愧其言百世如聞猶談爲美此鬚眉之所共讓肝鬲之所同推者也竊嘗遐稽疇流覽書史范蔚宗之所述劉子政之所傳文姬拍笳而歌室女倚柱而嘯彼有虧於壺教此何補於宗邦猶且載諸遺編詫爲異事至於衛妻咏燕柳母和熊或盟手而乳姑或斷絲而訓子神人之所欣悅簡冊之所嘉嘆以古方今同符合轍故得膺此多福錫以長年珠履齊來傾金莖之

玉液斑衣共奉聳玉樹之菁葱畱古物於兒孫萃祥儼於庭兜是故應爾寔同倖邀余誼屬葭苧居同梓里雖久遊於異縣亦嘗聆其賢聲效開府之題屏慙安仁之舒錦此日三秋氣爽聊唵飛鶴之詞他年百歲筵開還進刻鳩之杖

先考東峯府君行狀

先君諱涵字洩源號東峯舊籍隴西自明移居秦安二世祖諱進仕臨穎縣主簿先曾祖諱楷邑庠生先祖諱州彦字彥昇歲貢生子二先伯諱瀚定邊縣訓導次即先君先君少從先祖學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讀書樂觀古人行事不嗜章句帖括之學以故廢舉子業然生有至性先祖晚歲寢疾每苦便結先君日侍左右臨溷輒探以指如是者彌年終無懈色先祖棄世先祖妣維孺人猶在堂先君自以事先祖嚴畏過常未盡色養每嘆曰祇懼嚴恪非所以事親吾道非也其事先祖妣也先意承志曲盡歡心間值頰怒輒作萊子舞祖妣亦即蹶然色笑而意解矣先伯

性嚴先君侍立或終日屏息不敢言當其色霽則怡怡如也先君嗜飲酒喜劇談重義氣敦故舊不以禮法自澤用其真摯恆爲人所感服外弟某者貧而無行時以非禮辱詈先君先君聞之卽走匿曰我姑母六人皆無出惟有此耳縱彼不義忍以語言毫髮傷乎歿後無以葬先君曰我姑子也買棺以殯處鄉里雖輿卒童孺無不酣嬉淋漓曲盡欵洽遇非公正則憤激謾罵如不能容者故鄉人樂其和易而畏其方正乾隆辛巳舉鄉飲介賓翔步入橫門登降揖讓終日無愆儀人士僉推重焉家故貧先君尤不喜殖產業至於暮年生計益蹙於是棄去一切屏居家塾植竹百餘竿蒔茗花數十本又於隙地自作溝塍聚竹筒如

干枚分貯菜蔬種其中隨時布種耘鋤塾瀕洿池日抱甕取水灌溉率以爲常稍閒則置酒前除名幼子童孫繞膝環坐引滿數觴自以俚語協聲抗音高歌諸孫咸饒饒讙咋以爲笑樂終不問家人生產作業蓋其志量恢宏如此乙未于果成進士先君嘆曰吾不善治生致以饑寒累汝曹今遺汝以名何如遺汝以金家本儒素貧奚足病吾願足矣次年三月以疾卒嗚呼痛哉先君生於康熙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配先妣張孺人貢生欽辰公之次女靜婉慈仁雖古之賢媛無以加焉卒於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二子六長不肖于棠癸酉拔貢生三水縣

教諭次于梁歲貢生次于桂庠生次于梓次于棗次于果
乙未進士女二一適路植檜一適廩生張賚熊皆邑望族
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其長者皆業儒云

巨亭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于業字巨亭余從父兄也吾家遠宗伯起唐以後
不可得而譜前明時有仲智公者自隴西徙居秦安遂爲
秦安人自仲智七傳而至吾祖潛庵先生以明經考授訓
導未仕而卒潛庵先生有子二長五峯先生仕定邊縣訓
導次卽吾父東峯先生巨亭先生者先伯父五峯先生之
季子也先生始卒時余生纔三歲其息尙幼不能議窀穸
之事嫂党孺人撫育藐孤粗能自立方謀卜葬而党孺人
又卒因循復二十餘年今年歲在甲辰十二月二十二日
其孤子熾始營葬先生暨党孺人於南郊祖塋之次蓋距
先生之卒幾四十年矣先生同產昆弟三人長曰一齋先

生最穎慧年十六未婚而卒次曰元川先生庠生性沈密不妄交遊能讀書而先生獨倜儻不羈好樗蒲不事生產業先伯頗心非其所爲遂令棄書納貲入國學置之鄉墅俾經農業先生揮霍雖如故而雞豚果蔬必按歲時致諸親一物不敢自專平昔不嗜讀書而生有至性母吳太孺人嘗苦病每疾作則伏牀側終日涕泣不肯食或自鄉來省以首觸懷兩手撫胸前如嬰兒索乳狀必待母歡笑然後已先伯父宦定邊凡五年每往省來歸盡橐中所有悉以致諸兄不爲己私先伯父知其如此心竊憐之然而竟早卒先生卒於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距生於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年三十有四自始歿至今葬時凡

三十有八年而誌其墓者乃昔時之三歲兒噫事之不可知固如此又烏知泉下之人不待余銘哉党孺人有賢德勵志育孤凡十六年卒於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四日年四十六先生丈夫子一曰熾監生女子子三長許縣學生蔡錫馬次適胡來燕次適縣學生胡自澍孫三人曰祈祥東鄉映祥孫女二長適張汝棻銘曰
葬斯邱者吾從昆欲識其人徵吾文吾不及識先生蓋吾兄粵亭之所云

秦州胡格甫先生墓誌銘

乾隆戊戌之歲予為天水書院長余友胡格甫先生遣其二弟及其子澍周治周從余游時治周尚少澍周文詞雅懿與其叔釗鈺皆美材也嗣余以觀察陳公折簡來名將往蘭州格甫偕同人祖道於羅峪河干攜酒言別尙以其子弟讀書拳拳相屬也庚子九月余歸自蘭州於塗次得陝西鄉試錄澍周列十一名余喜甚疾馳歸里謂鄉人曰澍周掇巍科格甫喜欲狂矣比詢之而格甫已先卒矣嗚呼痛哉格甫長余十有五歲而精神健於余嘗讀史記列傳慕信陵之為人譚其事奮迅低昂鬚眉為之俱動余每戲之曰君當有期頤之壽而孰知其遽終耶是年余往漢

南道秦州哭其柩澍周卽以墓誌請余諾之而在苒者且
逾年今葬有日矣澍周再來請於是誌曰格甫姓胡氏諱
鏗字文鋒格甫其別號也六世祖來縉明嘉靖戊午舉人
仕山西雁平道來縉生忻萬歷己丑進士仕至太常寺卿
俱崇祀鄉賢祠忻生汝薦

國朝學生汝薦生恆升恆升生志宸志宸生端端生子敬
號蒼溪太學生以孝行著格甫之父也格甫少時讀書凡
有心得隨筆記錄凡積若干卷皆自爲評隲然久困童子
試年三十餘始補博士弟子員無何蒼溪先生卒格甫理
家事家有公田數十畝樹木百餘本久爲族人所私據或
言宜請官訟理辭曰吾不忍以先人之地傷先人手足之

誼也其家自蒼溪先生時教子弟最爲有法至格甫課之
益勤日坐家塾中凡博奕戲玩之具不令寓目其讀書稍
倦盡呼出令數人取器汲水灌松菊蒔花木數人持箕帚
灑掃亭軒率以爲常秦州學博王先生者庚午舉人工詞
章格甫令子弟學爲文後王先生病且革格甫知其不起
約知交預具棺槨含臚之屬無一不備此非徒爲俠舉蓋
深感其教育之德也今其家子弟皆彬彬足稱云往余在
秦州時凌晨偶至其家見屋南榮置小几格甫危坐其西
手制義一編作洛生詠余笑曰君作袁遺耶格甫慨然曰
吾久廢舉子業安所事此顧子弟輩年少慮其貪眠吾昧
爽先起盥畢卽哦咏渠詎能久臥耶吾直以是爲雞人也

嗚乎其用意可謂勤矣今其子弟咸讀書有聲他日騰驤
 仕籍顯大門閭固足酬格甫之願然格甫曾不能忍數日
 之死親見澍周之舉於鄉以稍慰其平生之志亦可哀也
 格甫生於雍正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五十有
 一先是秦州

文廟傾圮蒼溪先生倡議修葺後值朔望及春秋祀先期
 一二日必率家人糞除格甫踵以為常至是詣
 文廟修祀事盡日而歸晚飯後飲茶一甌忽苦頭痛未至
 丙夜而卒子五人長澍周庚子孝廉次治周次潤周浹周
 俱業儒季洽周尚少女二人長適文聯升次適趙從喬先
 格甫亾孫幾人銘曰

水之泯泯恃其源山之轟轟維其厚如君之積不於其身
 必於其後百年而下有達人君庶幾其不朽

蕭太君王太宜人墓誌銘

乾隆丙午之歲德州蕭雲浦先生以北城兵馬司正指揮除湖北襄陽府同知嘉慶二年歲在丁巳先生之嫡母太宜人卒於家先是楚蜀奸民倡亂朝廷方徵兵勦捕大府以先生有局幹屬以軍事至是聞訃先生躡踊哀號跽請於大府求解任奔喪大府以軍事繁劇輓運難其人乃

奏畱湖北委任如故今年將卜葬太宜人於祖塋之次時先生方從戎麋庸間不克躬親窀穸之事益用悄然以悲於是撰次太宜人行狀專人走千里而屬余爲之銘余弗能文顧其狀則可表而傳也按狀太宜人姓王氏直隸故

城縣人

誥贈奉直大夫依山蕭公之德配蕭氏爲德州名族康熙
中有官山西道監察御史號朗甫者依山公之伯祖也祖
諱煒號殿菴父諱天培號因之均以依山公貴贈徵仕郎
依山公諱欽字聲節增貢生候銓光祿寺典簿太宜人
之
于歸也逮事祖姑張孺人及姑李孺人謹恪婉順俱能得
其歡心依山公家富於書篋藏近萬卷皆手自鉛黃工文
詞屢試秋闈不售迺絕意場屋植花釀酒與四方名士爲
文字飲花晨月夕殆無虛日太宜人視庖廚議酒食終無
倦意及雲浦先生歷官中外每入謁必諄諄然戒以清慎
毋惰謾以貽前人羞蓋狀所序次如此而已觀其梗概類

禮經所載閨壺之常儀而太宜人祇奉尊章相夫之誼與
育子之勤備矣述者無溢語然後誌者無媿詞且以見先
生之孝思淳篤不以虛浮奉其親其所見獨竄絕一時爲
可貴宜大府之重其才而難其去也余於狀文得之矣夫
古今卓異之行皆遭際所爲余羈宦楚北十有三年循省
平生幾於無事可述比年以來率義從治渠答事若可述
矣其視疇昔爲何如也然則太宜人之賢固不可及其福
澤壽善尤足爲基德者勗焉太宜人生於雍正三年四
月初九日未時卒於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寅時享年七十
三歲以雲浦先生貴

誥封宜人以嘉慶三年十月十二日葬於

之 圩子

四人長與潔卽雲浦先生次與治候選從九品次與溥次
與澄俱州庠生女一人適故城秘氏孫男三人桂琅桂璘
靈椿銘曰
鬲津之南是爲河播舊步卜兆孔吉旣安且固嗚乎百世
而下過斯地者莫不屏營瞻顧曰此古賢媛之墓子孫其
繁昌惟德之故

張徵君柏亭先生誄詞

皇上御極之元年

詔天下求孝廉方正之士邑之人士僉以爲無如柏亭先
生賢白之守令守令上之大憲大憲進之

天子錫以六品冠帶旌殊德勵風化也於是關隴之士識
與不識無不仰先生之行誼者先生姓張氏舊籍扶風明
成化間移秦世以顯達聞爲秦望族先生生而穎慧十三
年而孤寢苦三載哀毀哭泣一如成人嘗讀書喪次倦而
假寐俄太翁先生至撫其頂曰兒苦矣胡不思睡先生長
跪泣之忽不見此後每夜篝燈危坐蓋冀太翁之復至也
已乃就學叔父盤峯公盤峯公嚴於課期以平明至塾先

生丁夜卽起跪告太翁靈曰兒往學矣因詣太孺人寢室
問寒溫傍午歸依依堂前供甘視膳一切僕婢不之任終
太孺人之世未嘗不如此也性嚴介而視人甚厚重然諾
輕施予嘗以百二十金買人田後田主以貧告乞以五十
金歸其田先生出券與之無難色其素行感人類如此尤
工舉業凡詩文篆楷皆臻其妙旣窮於遇遂開館授徒其
所成就爲最夥歿後門人私謚以文孝云先生之制行若
此固宜膺曠代之典而榮以冕服也狀曰先生之生也太
孺人夢神人降自月中步庭庀旣寤而生及其卒也家人
夢亦如之余曰是固異矣然先生之所以異者究在彼而
不在此也先生卒於庚寅九月今年歲在乙未十二月十

三日葬于鳳山原祖塋之次人以為知先生者莫如余屬
之以誄余誠知先生矣顧念老且病荏苒牀蓐幾六年矣
又焉能文然義不容辭乃口授其詞而使季子于果書之
誄曰

時有升降俗有厚薄惟夫特立之士乃能挽澆漓而返渾
噩古者鄉舉里選其爲法也精而其得人也博秦漢而下
取士之道漸以脫畧自有明以制藝掇科而士益瓠落徒
占畢於章句乃競趨於空廓

皇上念士習之日非乃求躬行於岩壑惟先生純孝無間
持身謹恪敦麗澤於友用篤友于於棣棣萼兼之餘力學文工
於著作以斯人而膺斯選良當之而無忤何聲名交孚於

衆口而見逸於暗中之摸索吾固知人世之顛倒誰辨蕭艾與杜若抑聞之修德獲報理無或錯不於其身而於子孫非必造物者之冲漠今嗣君龍躍鳳翥名譽昭灼諸孫林立固將馳聲於臺閣卜後嗣之必昌庶足慰先生之隱約攀輻車而致奠魂其歆此清酌

泰菴李先生誄詞

乾隆乙巳之歲余再主講天水書院因事抵家有客款門賚書幣索作誄詞讀其狀知爲吾友泰菴李先生也嗚呼痛哉泰菴少遊學縣城執經張蓮溪之門與余居近余得交其人長余六歲兄事之余初試童子時而泰菴卽冠軍焉嗣相與評詩論文其得益於泰菴者不少泰菴爲人讀書有識力能記憶其制藝崎嶇嶽岑多驚人語不肯爲闔韜氣象類

國初章雲李先生作爾時余讀其文固疑年壽之不長而未敢遽信也庚寅歲余獲鄉薦館會宣乙未成進士宦遊山南計一年之中在家者月餘日耳未能與故人尊酒細

論舉子業不復知秦菴爲文尙是曩日之面目否耶然猶
幸音問時通道寒溫弗絕癸卯歲杪余歸家適鄉人有自
龍山鎮來者詢之而秦菴已死矣嗚呼痛哉朋友聚首之
樂造物不輕予人往往以近在桑梓之地童時釣遊之侶
一經隔別星霜幾度慶弔弗聞已足悲矣而遭逢不幸騏
驥屢蹶抱長風破浪之志坐困棘闈彼聲華藉甚斤斤以
咕嗶爲伎倆者且騰蹕日上而鄉曲無知之人隨而雌黃
其短環顧二三知己遠隔天涯不獲握手撫膺一吐胸中
之氣鬱鬱焉不得志以歿如吾秦菴者可謂窮於天而並
窮於友者歟秦菴諱運號東陽州同普翁先生之第三子
祖居縣東鄉畧陽東十五里之高庄村與余交蓋距今二

十有餘年矣今葬有期乃爲之詞以哀之其詞曰
顛味味之鴻鈞兮叩茫茫之大造嘆修短之無常兮洵彭
殤之難保吾友實有令德兮自應終以壽考天平不可問
兮能勿滋予重悼憶初同遊兮君實士林之則傲芸窗苦
其研磨兮鬢序因以騰趨才不慚五鳳兮學豈窺其半豹
胡邱爲之不第兮值長吉之早亾鵬止於舍兮蟻虫爲之
鬪牀彼子淵之早逝兮瓊華萎而不芳冉氏子之靡畱兮
歌茱萸以致傷嘆昔賢之蹇阨兮命雖夭而名彰悲之子
之永訣兮學甫成而身喪余詞愧夫誅馬兮余情切乎哭
羊泊自今其無復望兮記取司馬之遺章

龐孺人者余族舅西園先生之配也西園先生姓張氏與
 余舅屬不甚近而舅母固太孺人之姊也魚軒存問即與
 先妣意親厚既而以女字仲兄重之以婚姻以此益相善
 也洎余之生也常從先妣乞為已子已許之矣而未果行
 後余振輿侍從每拜太孺人於堂上視之固猶子也太孺
 人性慈祥遇人飲食煦煦然每事能識大體事舅月竹公
 姑宋孺人委曲承順儀物兼備率能得其歡心及其卒也
 歲時祭祀品物必親盛之不巾裾不敢入寢廟焉子凝承
 弱歲即以捐例入國學太孺人常不怡曰功名出於詩書
 今若此子孫猶有興者乎可為浩歎已凝承喜弋獵每戒

張母龐太君誄詞 并序

之曰萬物蠢蠢然無不自愛其生常見五尺童子探雀穀而飼之諸雀喑喑嘖嘖余心傷焉今無端戕殺若心何甘吾生汝弟兄十人皆夭死惟汝獨存汝慎毋然凝承亦爲之少損乾隆丙戌凝承卒越二年戊子西園先生卒當是時太孺人已七旬有餘而諸孫皆童稚不解哭泣每曰此曹可憐吾老矣吾得厝死者於地足矣於是經畫葬事一切題湊塋墳蓋莫不盡善辛卯歲大饑慨然曰吾別墅尙有積粟不以賑貧濟乏焉用彼爲卽遣家奴詣各墅出粟環墅居者幾百家孺人親爲計口授焉五日一省視後以恙未得數往聞村民有絕爨而瀕死卽翻然起村民皆蟻聚河干以待遙謂曰比屬疾未遽遣致爾等至此耶迎者

亦莫不感泣嗟乎天下豈少富人哉此古俠烈男子之所爲也而太孺人能行之誠有足多者歲在庚寅余忝登賢書太孺人過吾家先妣戲曰固而子也太孺人笑曰余何能有是次年余公車北上羈遲燕臺六月下旬抵家而先妣已於是月卒矣苦塊之中卽聞太孺人臥病牀第居無何夢先妣衣水田衣乘肩輿往太孺人家邀與偕行次日詢之而太孺人亦卒矣時則八月二十二日也嗚乎太孺人與先妣死生之際相與如此余不才情何能已誄曰於戲望舒匿彩寶婺沈輝風寒總帳月冷紗幮青雀永去元鶴不歸士思壺範人憶芳徽唯太孺人清門淑女少賦天桃健持門戶組紉維勤中饋是主戚里咸宜尊嫜無怒

蕙蘭其質琬□爲心持躬翼翼御事欽欽相夫敬戒訓子
純深恤貧止殺恩及人禽夫何昊天降此大戾玉樹旣零
藁砧亦逝藐爾諸孤並當弱歲撫景傷心愴懷隕泣人生
能幾鮮及百年那堪衰暮加以屯遭燭搖紅燄日薄虞淵
忽驚朝露永歸夜泉余以菲才夙蒙異視拜識綈衣論聞
木几匪惟稱甥殆猶己子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今者龜趺
高揭馬鬣終封歌傳薤露挽鏘槐風執紼臨窆反袂撫膺
靈如未遠尙鑒曲衷嗚乎哀哉尙饗

袁臬臺查夫人誄詞

維嘉慶十三年某月某日廉使袁公楣田德配查夫人在
籍以疾薨于內寢訃至武昌官署公喪之成禮孫興公之
悼逝荀奉倩之傷神不是過矣于時山川慘澹風日淒清
悲涼感巴峽之猿悽惻斷衡陽之雁閣屬官吏士民靡不
奔走偕來奠椒泐詞蓋藉以表夫人懿範之幽深而慰我
公哀情于萬一也某等守官荆南受要束於下執事夙承
訓誨備荷恩私大君子之官箴旣銘心版賢夫人之壺德
亦載口碑矧乃遺挂徒存安仁飲憾拔釵空憶元相營齋
感徽佩之倏分悵蘋蘩之難再而某等官司羈絆奠言弗
親其敢不遙綴班末敬陳誄辭以述旣往而詔將來其詞

曰
猗與夫人高門懿德族望海寧系源齊國媲美姬姜蜚聲
尹姑女誠幼嫻婦儀素悉笑言不聞廳屏罔識于歸我師
柔順維則戴服疎裳魏屏華飾汲鯉奉親九熊課息仁則
逮穆禮無踰闕巾幗垂型鄉閭作式爰相夫子敷歷仕途
吏民首戴中外心輸陳臬三載優優政敷令行禁止草偃
風扶嚴君同凜慈母並呼庶幾莅楚迓以綵輿副珈載御
翟裼長驅慎襄內治永贊良圖王裴評客稽阮厲夫
朝榮室貴白首相娛豈謂辰年遽櫻噩夢瑤島旋鸞秦樓
辭鳳晞髮機山揚笙龍洞三泖雲羃九峯霧幪師經案繩
牀含悽茹痛楚北身畱江南淚送梁案愁扳潘詩怯誦鹿

駕不駮魚軒孰鞞郡縣停春諸侯歸贈俸錢十萬藉修清
供竊惟下吏敢附嘉賓生芻遠致旨酤薄陳永念我師伉
儷情深徵齡非殫考德難任瞻星婺杳望月娥沈鍾禮未
沫郝法猶欽龍山翹首鶴澤頃心思摹楚些匪託越吟虞
歌四起挽唱曷禁瞻言丹旒鞠臆矢音嗚呼哀哉

代家君祭張徵君柏亭先生文

嗚乎余與三舅先生交者數十年而終不能測三舅先生之所至三舅先生之處已也若絕崖峭壁之不可攀而其與朋友也又未嘗不樂易豈弟淋漓而盡致三舅先生之爲文也若春華秋蝶之悅目而其制行也則嶄巖欽崎傲岸而自異憶昔少壯之時每與攜榼小飲頽顏薄醉匪趨趨元著考覈古今之異同則必盱衡抵掌縱譚天下之時事或乘閒抵隙投以謔戲卒未聞以生產作業苦榮塵寰之思非所養之深醇何襟期磊落之若是迨夫晚景西頽閒居簡出去聲然猶以酒觴豆羹互相餽遺以吾二人之交情雖兩家子孫無不翕然敦好共體此意豈以生死之隔

而忽變素志今余臥病牀第精神日以耗悴與三舅先生
 別者應無幾時而寒冰落日每洒思舊之淚嗟乎三舅先
 生而已返真余不獲臨窆引緇視元伯而有愧謹遣諸子
 輩代為陳詞薄奠一觴靈其鑒予老懷向來格而無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擬祭書中堂文

有序代

嘉慶五年冬十有二月

天子以楚北頻罹兵燹未靖櫬槍思得重臣持節率厲迺
 以

太子太保內大臣協辦大學士書公總制兩湖督師襄鄖
 先是乾隆三十七年有事四川公以副都統奉

命專征某時總理糧務藉識光儀嗣後宦轍分歧簡札往
 復於茲幾三十年矣去冬相晤於上庸雖鬢髮已班而據

鞍顧盼伏波之矍鑠依然如昔與之商榷戎政尚以某為
 孤竹之馬每事諮詢某亦不辭禱昧盡言無隱相視莫逆

蓋昆弟不啻也今歲二月某承

命旋省撫輯哀鴻於四月上旬仍復西上督辦芻粟途次
聞公抱疾卽欲疾趨營幕分任諸務冀得息心調攝頤養
勞軀甫抵襄而凶文至矣嗚呼痛哉公閱閱勛舊人地並
高敷歷中外閱五十年
帝心倚賴輿論揄揚不愧古大臣風視師來楚劈畫庶務
盡合機宜至於臨陣援枹身先士卒幾不自知爲
國家重臣其忠勇氣節洵堪不朽自慚迂疎方期共事一
方淨掃妖氛以報

國恩於萬一詎意戎馬倥偬志決身殲偶爾小別遂成永
訣嗚呼漢河之曲麋庸之間百世而下覩遺碑而墮淚者
豈惟晉太傅哉公之偉節勛名自可徵諸

國史某惟相與之雅欽佩之深懷不能已率櫟蕪詞以代
西州之痛哭云詞曰

維公川嶽毓秀槐鼎儲姿降精星府振翼天遠乃文乃武
克岐克嶷日贊贊襄弼丕丕基往者西川逆命叱馭險巖
略倅韓范威殄鯨鯢勛勒鐘鼎名貯琉璃靈臺偃伯屏翰
是資三吳被澤六詔謳思蠢爾小醜盜兵潢池蠡屯蟻聚
噓毒自支四省被虐六載於茲

天子曰咨憫此蒼黎渠魁必殲惟爾殪之脅從罔治惟爾
宥之式是南國汝往欽之肅將

睿命勿畏勿疑六纛北降羣醜奔馳方期洗甲遽爾騎箕
嗚呼哀哉

九重震悼臨軒不怡三軍悽愴枕戈涕洟惟某不敏控馭
楚陞上庸再晤如坐春帷年高詣遂更逾曩時陶養維何
禮夷樂夔忠悃維何唐度宋琦文品維何
龍勺雞彝武畧維何虎貔熊羆不鄙流壤詢及管蠡勤求
方畧撫念瘡痍思贊韜畧義同堦筮方共晨夕詎意分馳
我來公逝長此永辭靜念平昔涕泗交頤肅備芻酒躬詣
靈墀英魂未遠鑒我寸私尚饗

紀臬憲陳研齋先生感夢重鑄銅像事

南漳縣城隍神應靈最著嘉慶癸亥歲廣東臬憲陳研齋
先生奉

命駐漳城督練鄉兵先生江左名流著有抱經堂集行世
予時甫卸漳篆暇則趨侍戎幕商摧古義一日初上謁先
生卽召問此間有善占夢如古之巫咸者乎予問需此何
爲先生曰吾夜夢至城隍廟神盛冠衣肅入兩廊諸神亦
皆鵠立拱嚮心甚訝之神曰公毋然公貴人也來此理宜
晉接顧尙有兩人在後久苦踈盪不能出見公其念之徘徊
間適然而覺此何祥也予曰此潛夫所謂直夢也盍使人
覘之已而縣尉來語之故且曰廟中神得毋有殘損者

尉曰無有也曹官十四尊皆端嚴完好惟黯澹耳訊諸廟僧亦曰無之先生曰神言兩人在後此不在正楹兩廡中更使人求之果於龕後空隙處得銅像二尊各高三尺餘其一袞冕秉圭無玉藻而覆延尙存腓以下不具一袞服惟自肩以下如易所稱見羣龍者未審爲何神亦不知自何而至迺徧訪耆舊云縣東十里許勝朝有東嶽大帝廟明末爲流寇焚燬

國朝康熙中耕夫於土中獲此二像送至廟中歷今且百年矣或曰一爲閻羅一爲泰山或曰三曹對案之神亾其一耳究莫能詳也先生曰神星象也星本無名名之者人也可無深究銅像來白東嶽廟原廟燬他廟尙存位仍東

嶽廟中便於是捐金若干名匠補塑如法位置焉此嘉慶八年五月間予任漳三年一歲之中謁廟凡幾實不知銅像所在迺一旦示夢於先生非至誠感神曷克有此按漢書賈誼傳稱誼名見宣室上方受釐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文帝爲之前席此必有微言奧義足以闡發幽明感通之理而孟堅疎於譚元不爲詳載其語爲可惜也竊嘗以意推之太極判而兩儀生兩儀實一太極也陰陽具於人心覺屬陽而夢屬陰以陰感陰理固可信要必清明在躬而後可以幾此也此不必遠徵之史卽以先生之事徵之乾隆四十七年先生爲襄陽兵備道時京山縣逸犯未獲先生方以事詣省舟次沱潛夢神人告曰隣

舟有人左眼下有三黑子京山巨寇也執訊卽服置諸法
襄東郭外有唐漢陽王張東之故園已廢爲寺先生於東
偏爲之拓地立祠兼樹石坊於道左進木主之前一夕夢
有皓首彤裳者執手欵曲此二事襄陽人至今猶能道之
比類以觀然則幽明感通之故視乎其人此理亦可以憬
然悟矣

陳研齋先生悼亡詩序

代

安人姓馬氏太倉州國學生怡菴長女也怡菴夙嬰痼疾
乾隆甲申歲安人年甫三歲怡菴夫婦相繼而歿先是成
都敬公華南以翰林散館改授昭令尋遷太倉州牧與怡
菴舊敦世好昕夕過從稱莫逆交怡菴彌留時卽以安人
爲託太史挈歸爲義女安人性聰慧女紅之外太史教之
識字讀書兼習制義學韻語無不精妙及長能知大義太
史甚異之戊戌歲余方羈宦四川原配王淑人以疾卒太
淑人以余情篤伉儷不欲再娶顧兩子皆穉齡命置妾撫
育屢擇而卒不可得適太史敬公主講錦江書院聞其事
微示以意安人願侍巾櫛遂媒合焉年十七歸余舉止都

雅殊有大家風範嗣余分巡湖北安襄鄖道尋轉荆宜施道於時庶務殷繁一歲之中率駐省城贊理諸政安人婦代子職晨夕侍養深得太淑人歡心撫育兩子寒煖眠食無不盡心調護歲在丁未太淑人辭世余方署臬篆啣命駐劄巴東料理川省屯兵入境不獲躬親舍殮安人於一切附身附棺罔不置備妥協後主持中饋十有餘年摒擋家務纖悉必周上下靡不帖服次子春澤以州同官貴州定番感安人顧復之恩赴部呈請

封典蒙

恩俞允

勅封安人猶辭讓再三乃敢受蓋其謙抑自下如此安人

于歸凡二十五年乃以勤劬過甚積勞成疾醫藥罔效辛酉余臬嶺表入都

覲旋途次黃梅得安人訃奉倩神傷不能自已作悼亡七律六章用抒哀情兼以表彰安人之淑惠云

張東陵先生誄詞

并序

東陵先生既卒之明年歲在丁酉嘉平月其嗣君錫琛與其弟錫琨卜葬先生於東川之新圩邑之戚里僉詣余而請爲序誄余聞之瞿然曰此余舅父也自余始能記憶洎先生之卒幾三十年矣每見先生撫門前綠柳徙倚其側然終未嘗遇先生於街衢先生蓋有德而隱者也胡仲鼎氏曰先生之父曰御樞先生受學於先生之祖義山先生先生少從御樞先生學補博士弟子員二子亦未嘗就外傳而其學行俱有立斯殆孟喜之家學乎結廬人境而杜門不交外事斯殆淵明之高節乎耽玩經史髦年不衰庶幾乎袁伯業教授生徒舌敝而不言疲庶幾乎王伯春先

生其今之古人哉余曰是固然矣然微此吾猶將傳之余
讀孟堅氏隱逸列傳矣其人皆遭時而迫於隱者也余讀
蔚宗氏獨行列傳矣其人皆釣名而利於隱者也若乃不
以其時不以其名皎皎然絕其氛濁而穆乎與古爲徒此
其得諸性者有獨異也又烏論其他仲鼎氏曰先生篤於
孝而不欲大其名純於學而不欲彰其才簪纓累代爲邑
望族而不以人地高於吾子之論殆有符與余曰然此余
舅父也公知之又奚以云於是乎爲之誄誄而不及其私
情者從衆人之請也詞曰

鼎鼎方塘猗猗綠竹中有幽人此焉卜築經史是娛圖書
是服邈焉寡儔曷然無欲靜撫絲桐坐傾醴醪花晨朝陰

月夕夜讀結廬匪遙何殊在陸托足亦寬詎曰無屋萬石
躬行諸子慎篤子魚治家盡室雍睦馥馥春蘭英英美玉
介以繁祉俾爾戩穀方期鶴齡共獻鳩祝豈意莊椿遽占
買鵬隴水茫茫秦山轟轟大雅云亾百身莫贖嗚乎哀哉
星掩少微風摧梁木朝露溘然晨燭何促霜冷總帷塵封
敝簾空仰典型永失芳躅於戲哀哉幽壙旣通靈龜亦卜
丹旒飛飛行楸肅肅詎識三生空餘一哭魂其有靈鑑此

哀曲

先生諱翥字東陵世居縣門前柳林池卽

繼會業師素儒

先生 曾祖也

去主 會圖四

去主 輪流半東對卦卦門時時林林

五時

去主 輪流半東對卦卦門時時林林

去主 輪流半東對卦卦門時時林林

去主 輪流半東對卦卦門時時林林

去主 輪流半東對卦卦門時時林林

去主 輪流半東對卦卦門時時林林

去主 輪流半東對卦卦門時時林林

去主 輪流半東對卦卦門時時林林

說筮

筮法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辭仍以本卦主貞之卦主悔今揲著遇萃之旅萃象辭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大象澤上於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旅象辭小亨旅貞吉大象山上有火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按萃上兌下坤外說而內順故名爲萃萃聚也廟所以序昭穆而聚宗族也故曰王假有廟順而說故曰利見大人內卦坤坤爲牛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仍以卦德言大象則因萃示戒旅上離下艮二陰在內一陰在外有旅象焉象傳言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亦據六五而言文明而止故曰小亨貞吉者示戒也一陰戒兩陽

之中過柔則失正易於陰爻每勗以貞不獨此卦爲然此
易理也準以人事貞卦利見大人自然所嚮如意變而之
旅將來遷除當在別省象云用大牲吉大牲謂牛也牛者
丑之畜丑於辰在東北意其東省乎至於爵位所至旅不
家食官政綿長以卦象言火在山上明無所蔽火因澤成
威克厥愛易於離每言折獄如賁與噬嗑是也蓋蔽欲明
聖人之意情見乎詞具朗融之才者自宜總刑法之匯其
惟臬司乎卦中兼現他象未敢輕議天道深遠管窺蠡測
技盡於此正如向玉局翁說鬼而已關尹子謂破瓦文石
皆能告吉凶况周易人所恆誦並非隱秘之書見淺見深
識力皆到存乎其人卦象在右不妨更質高明庶幾洪範

稽疑之義也

諭民

天生蒸民稟受中氣賢愚不齊品彙斯異要而言之大率
有四薦紳先生修明禮義農家者流講習耘耔商販於途
工居於肆教養相資有無互易凡茲齊民各職乃事奉長
以誠與人無偽敦睦親鄰屏遠匪類小忿無爭夙嫌勿識
里有仁風家鈔凌諍准此以行攸往咸遂可以保身可以
尙志舊德長綿家聲不墜求福禳災莫切於是至於鬼神
理宜敬畏或報或祈以享以祀禮在則然禱亦非媚悔吝
憂虞其來有自壽善吉祥匪術能致偶爾遭逢無庸希冀
聽神以亾戒垂典記惑衆者誅禁嚴律例一切妄言均屬
邪說私立教名藉稱方士捏造籙符潛施妖祟哀此蚩氓

驚爲奇秘身受其愚罪莫能貸逮錮牢垣跽對獄吏一字
不承五刑具備業產冰銷妻孥株累如獸觸機如魚吞餌
悔寧噬臍慘寔酸鼻昨奉府憲愷切出示各宜遵凜勿同
嫚戲勿忘前師毋襲故智至道昭明毋爲自棄法令森嚴
毋以身試敬聽余言深維此意游自在天立不敗地願與
吾民共享樂利

孤鴻賦 并序

僕不偶世見絕於人孤踪寥落莫往莫來孔融之清酒徒
在謝謔之明月空懸形影相弔憂思未忘毛穎旣老頭已
禿而難書卷施堪傷心屢抽而不死因借孤鴻用感雁雀
詞惟危苦意主悲哀敢自擬於相如甘見陋於平子嗚乎
羣鳴啞啞盡是白頸之鳥片影遑遑空憐丹穴之鳳至窮
途而始痛念復路以迴車身世多艱不可殫述爰爲此賦
聊以記言

相彼烏矣靡所與同聲嗷嗷於古塞羽肅肅於遙空或漸
于干不連蜷以遵渚旣喪其耦獨翩躚而御風最可傷者
唯茲旅鴻爾其孤踪落寞片影逗邁容與不進如有隱憂

聽胡笳以遠翔衝入霄漢杜詩胡笳城上和漁歌而長喚發一鴈入高空響斷汀洲寥天杳冥不是無鄰之鳳暮雨蕭索還同見逐之鳩當陽春以載飛望沙漠而度影北方有鳥見比翼以翩翩中洲唯睢聽和聲而耿耿關山雲寒鴈門露冷山高天空河流夜永若夫井梧凋葉秋山破嵐菊散芳於籬畔蘆吐秀於江潭老而悲傷本無情於集北離其羣醜非有意於圖南於是飄然長逝嗒焉傷心口不能言抱隱曲而誰白情難自禁念儔匹而恨深抑鬱莫解乃響遠音婦見棄而哀怨臣既逐而行吟笛橫秋月風散寒砧第見夫萬類一區紛其無數羣雉同往映朝暉以相呼雙鳧共飛衝寒潮而徑度飄飄社燕猶傍主人啞啞夜烏尚宿庭樹物

各有耦盡是有情之鄉我將安跡焉得銷憂之處是以飛則落落止也徐徐低徊欲絕悲憤未舒孤而莫鄰難作天邊之字強以行怨猶傳海外之書惡不同於鷹隼理豈等於鷓鴣彼雖於我已矣孰能處之晏如爰為之歌曰孤鴻兮翩翩影寂寞兮堪憐恩不甚兮輕絕情未洽兮中遷悲來兮填胸心佗僚兮誰論孤鴻兮勿鳴吾與汝兮同恨

西蜀吳逢春靄亭書刊

術權有無以謀救水父母所需咄嗟立辦不令覺有難色君以居積起家顧性伉爽不計錙珠樂施與類古俠者之所爲南川有果園一區某歲實蕃盛居奇者豔其利以重貨求買時四月矣旣納貨而大霽霜果實紛落其人大窘君聞而名之反其貨焉其人感泣曰某非遇長者卽數日無生理矣君旣勤施多沾溉不以德自居每過輒念鄉里被其存卹者異時遇之走相謝往往莫名其誰何而人以此益重君嘉慶辛酉歲大饑君出粟於市告糴者隨其緩急贏縮之雖貨不敷數要無不得粟者然皆賒與之不爲減一錢之直卒乃折券棄債亦弗索一錢之償乙丑又饑亦如之以故貧人日受其全活而人少知者或問其故曰

市有定價則不爭吾陰以贍貧之尤者而力有餘否則一市鬪然近者擅其利黠者且轉市以收贏餘而貧且遠者乃涓滴之不沾矣聞者無不嘆服蓋非惟慷慨不可及其用意之周籌畫之善雖清獻救災記不過也先是所居巷無井間有率鹵鹽不可食君塾門内存舊井至是忽變甘遠近傳聞謂仁德之所感而汲者往來如織自朝至夕不少輟君爲築墻令與塾相離以便汲者人以比之管幼與云君神志冲遠舉止舒遲貿遷之廢居稽事之耘耔親故慶弔之往來以一身綜之常若有餘閒而其生平惟以未嘗讀書爲憾事每戒其二子文炳文綺曰吾以貧故失學不克成先人之志所屬望者汝曹耳其努力自愛庶以蓋

我之愆倘怠荒廢日而卒無成我維自慚貽謀之不善敢
咎汝曹乎二子皆感泣自奮今其子若孫先後競爽讀書
多有聲蓋天之所以報君者正未艾云論曰予讀中州人
物考書分七科而文士不與說者謂黜華藻所以勵實行
也仁齋張君於予爲中表舅弟長子一紀予五六歲時每
見必遙呼訊以所往逮予成進士楸枰羽觴時復相從嘗
見其使某主會計盡沒其貲人或不平仁齋處之晏然略
無愠色曰貧不貧命也豈他人所能致予固心服其量嗣
予筮仕楚北不相聞問者二十有六年而邑之黃童白叟
均能道其行誼愈久而不怠匪盛德感人之深曷克臻此
或曰邑南硤壘石爲積向爲河水所齧日就頽墮張君捐

貲修築賴及行人傳何以軼其事予曰仁齋善行累累茲
特紀其最者爾微者固不足錄也然亦可以不朽矣

